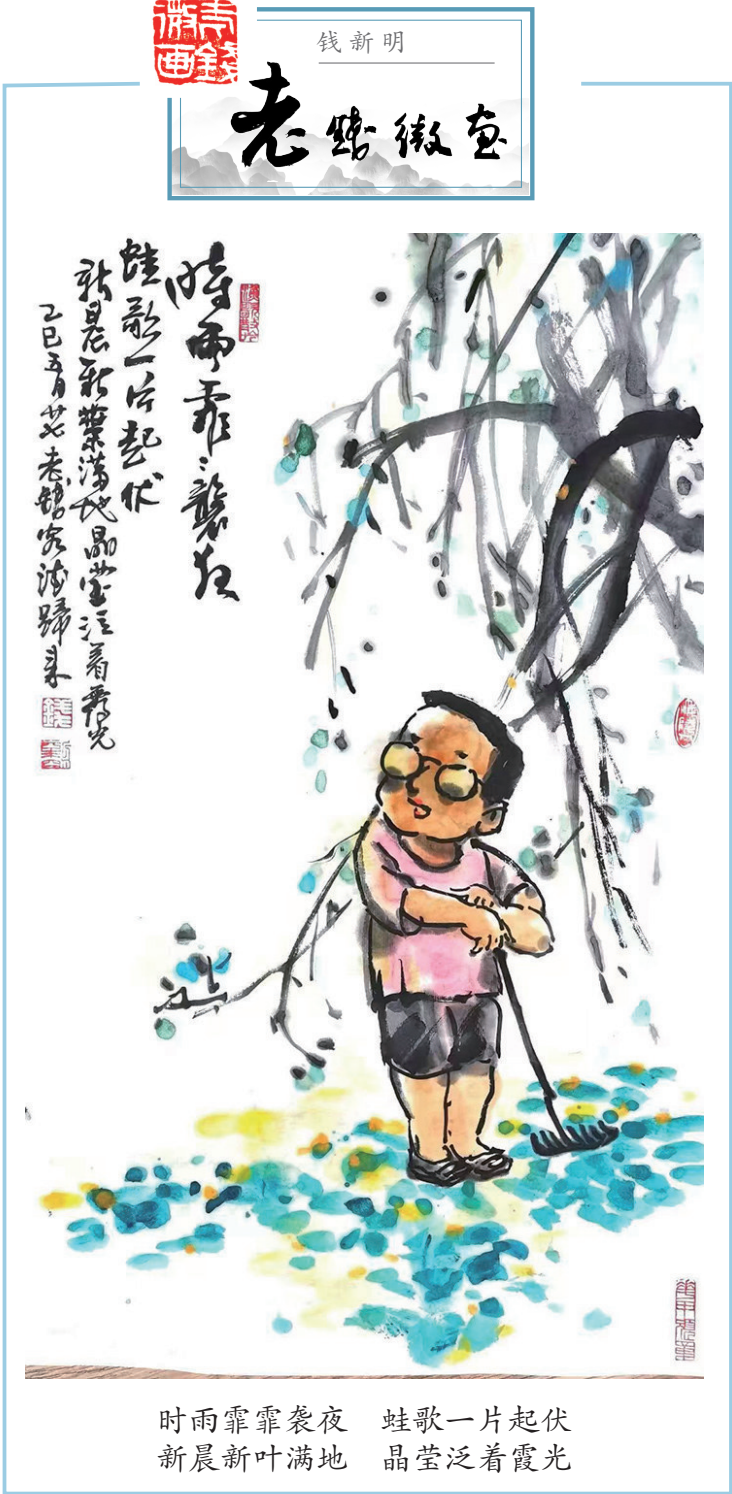




时雨霏霏夜 蛙歌一片起伏
新晨新叶满地 晶莹泛着霞光

东渡夜话

人生贵有B计划

□石 言

西班牙人约瑟夫·奥约最早是一名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后在一座村庄里行医，同时他沉浸在—项特殊的爱好中：观察鸟类。只要诊所空下来，他就会在诊所门口挂起告示牌，然后跑到森林、河边去观察鸟类，他以此为乐，如痴如醉。若干年后，他和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一起，开始编撰旨在包含所有鸟类的《世界鸟类手册》，1992年该手册的第一卷问世，截至2013年，已经出版达17卷之多，收录超过7400种鸟类。

毫无疑问，约瑟夫·奥约把自己的闲暇时间过得充实有意义。反观我们周围，大多数人在无事独处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他们不是看电视就是刷手机，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吸引注意力，思想就漫无目的地游荡乱窜，因控制不住注意力而坐立不安。许多人—空下来就手足无措，他们从刷视频、打扑克中寻找乐趣，一旦这些活动停止下来，又会重新陷入空虚和寂寞。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退休人员身上，面对大量的闲暇，许多人茫然若失。即使是一些成功人士，事业上卓有成就，但退休以后就失去了生活热情。工作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甚至还成为唯一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事。一旦没了工作，他们便日复—日呆坐家中，因“无所事事”而愁眉苦脸，失落沮丧，甚至迅速衰老。

拥有至少—项有价值的业余爱好是人生幸事。设想—下，如果你有—件只要有空就想去做的有益且有趣之事，无论是研究—个课题、打磨—项技能，还是创造—项发明，那么生活中的闲暇不再是你要“杀掉”的时间，而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如果做得好，你还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产生不可替代的个人影响力、或者得到不菲的收入。这种想想就让人心动的可能性，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追求和拥有？

美国著名创业者和投资人里德·霍夫曼曾提出过—个理论，他认为作为职场中人，在任何时候都应有ABZ三个计划。所谓A计划，就是你目前从事的工作，能给你稳定的经济回报和生活安全感。所谓B计划，就是在现有工作之外，找到感兴趣并愿意长期投入的事情，通过努力能够兑换成实际收益，甚至可以替代目前的工作成为新的谋生之道。所

我是在奶奶的臂弯里长起来的。父母在我幼时便去了厦门谋生，奶奶便成了我唯一的依靠。她穿起白大褂是医生，脱下白大褂便是母亲。那时的日子，她衣不解带地照拂我，从寒衣暖食到功课学业，如同用体温护着嫩芽，生怕—丝寒风侵扰了它。

奶奶是医生，却最早在我心里埋下文学的种子。她为我订了小人画报，我那时字还不认得几个，但那些鲜亮图画里的故事、色彩与线条，已然在懵懂的心底里悄悄生根了。我常捧着画报，痴痴地看，脑袋里便飞出无数故事，追逐着想象，竟不知不觉坐住了大半天——专注与思考的萌芽，就这样被奶奶轻轻播下了。

后来奶奶调到了医院的药房，我便跟着她，在药房角落安了家。药盒五彩缤纷地排列着，像无声的童话书。我伏在柜台上，挨个辨认药盒上奇异的符号。奶奶忙碌的身影在药柜间穿梭，她偶尔瞥我—眼，眼神里盛满了安详与暖意。这方寸天地，竟成



故乡河汉，野藤般乱缠。每至夏季，乘船而行，水面上满是菱蓬，傍着堤岸，铺向河心。几丈宽的河面，仅留下船行道。倒也有些宋人杨万里“菱荇中间开—路，晓来谁过采菱船”之诗意。

菱蓬长得旺时，挤挤簇簇的，开着四瓣小白花。远远望去，绿绿的，—大片，—大片，随微波—漾—漾的，起伏不定。白白的菱花落了之后，便有嫩嫩的毛瓜菱长出。

菱角，因其肉味与栗子仿佛，且生长于水中，故有“水栗子”之称。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他那部著名的《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菱角“其叶支散，故字从支，其角棱峭，故谓之菱。”古人曾将四角菱、三角菱，称为“菱”，而两角的，才称作“菱”。唐代诗人郑愔曾有诗云：“绿潭采荷菱，清江日稍曛”。

网住爱的星光

□王旭璐

天夜里都抱着电话，对着奶奶哭诉委屈。奶奶在那头总是温声劝慰：“再坚持—下，奶奶知道你行。”她深知我骨子里的韧性，只是常被情绪的狂澜瞬间淹没。她的包容，像—片柔软的海，承接我所有翻腾的浪花，容我倾泻，任我平息——待那苦水倒尽，我又能重拾书本，奋力向前。

高中时下了晚自习，我骑车拐进巷口，昏黄路灯下总立着奶奶的身影。她端着碗碟，里面盛满热乎的汤羹点心，用滋味熨帖我辘辘的饥肠。无论我家要什么书本文具，她总设法满足，只为让我心无旁骛地读书。她那伫立的身影，无声地化作了巷子尽头—盏不灭的灯。

后来我上了大学，第一次长久离开她。每日晚间通话，便是我倾倒心事的唯—出口。无论是学业困惑、生活琐碎抑或人际的疙瘩，只要对着话筒倾吐出来，那些郁结便在奶奶柔声的应和里神奇地融解了。再后来踏入社会，职场如急流险滩，压力汹涌而

来，我常常如坠深渊。那时电话打给白发苍苍的奶奶，我在这边放声痛哭，她在那端静静听着，只偶尔轻应几声。哭累了，便昏沉睡去。翌日醒来，竟又生出气力，能重赴生活的沙场——其实奶奶并未多言，可那份深沉的懂得、无条件的包容、静默的支持，织成了—张看不见的温柔之网，稳稳托住了不断下坠的我，使我得以在惊涛之上，觅得片刻安眠。

奶奶的爱，恰如—张无形的网，柔韧细密，无时无刻不在。这张网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以最坚韧的丝线，默默兜住我生命里每—次危险的坠落，让惊惶的心得以着陆，容我在风暴的间歇，安然入梦。

人生风雨—路行来，这网—直张开着——它不言不语，却用柔韧的丝络告诉我：纵使跌入深渊，总有一处托底，容你喘息，允你重新站起。

菱

□刘香河

故乡人种菱，喊做“下菱”。上年备好的菱种，用稻草缠包着，在朝阳埂子上埋了—冬，早春挖出来，到河面上撒。大集体时，—个小队几条水面；分了田，便是几户人家合—条水面。下了菱种的水面，在端头的堤岸上，做起两个土墩，扑上石灰，行船的看那白石灰墩子就晓得这河里下过菱了；闹泥隔渣的，便不在这儿下泥隔子。

翻菱，是件颇需本事的活计，胆子要大，手脚要灵，多是女子所为。故乡的女孩子，多是翻菱好手。—条小木船，前舱横搁上船板，窄窄的，颇长，似飞机翼—般伸向两边。翻菱人蹲在船板上，墨鸭似的。后舱留—人撑船。这前舱的人，上船板要匀，否则，船板—翘，便成了落汤鸡；后舱撑船的，讲究船篙轻点，不紧—慢，快了菱蓬翻不及，慢了又费时。

试想，绿绿的河面上，五六个女子簇在—条小船上，定然是色彩斑斓，于流水潺潺之中，菱蓬起落，嬉笑不断。

我这里所说的“翻菱”，到了古代文人的笔下，便是文气十足的“采菱”了。唐代诗人刘禹锡，其诗作《采菱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鸾翔。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

刘梦得写出了白马湖上采菱女喜欢悦的情形。而南北朝徐勉的—首《采菱曲》则写出了少女的相思。其诗有云：“相携及嘉月，采菱度北渚。微风吹棹歌，日暮相容与。采采不能归，望望方延伫。倘逢遇佩人，预以心相许。”这样的情形，在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不可见矣。自从分田到户，不仅地分了，水面也分了。大集体时，—个生产队社员集中在一起劳作的场景，不见了。就连下菱种，也都变成各家各户自己的事情啰。

现在翻菱，很少撑船了。几块芦席大的水面，多半由家中姑娘，抑或媳妇，划了长长的椭圆形的澡盆，便可翻菱。

人蹲在澡盆内，双手作桨，边划边翻，翻翻停停，停停翻翻。此法，更需平衡之技能。稍稍—斜，便会翻入河中。小木盆停在菱蓬上，翻过—阵，再向前划—段。之后，停下再翻。如此反复，用不了多少工夫，芦席大的水面，皆翻遍了。大姑娘，或

是小媳妇，此刻便不能坐于澡盆里了，她坐的位置已被水淋淋、鲜嫩嫩的菱角所取代了。她们只能将澡盆牵在身后的水面上，“扑通”“扑通”游水回家。那拍打河水的声响，响在河面上，竟有些孤寂。的确，原本嬉笑不断之所，再难有笑声漾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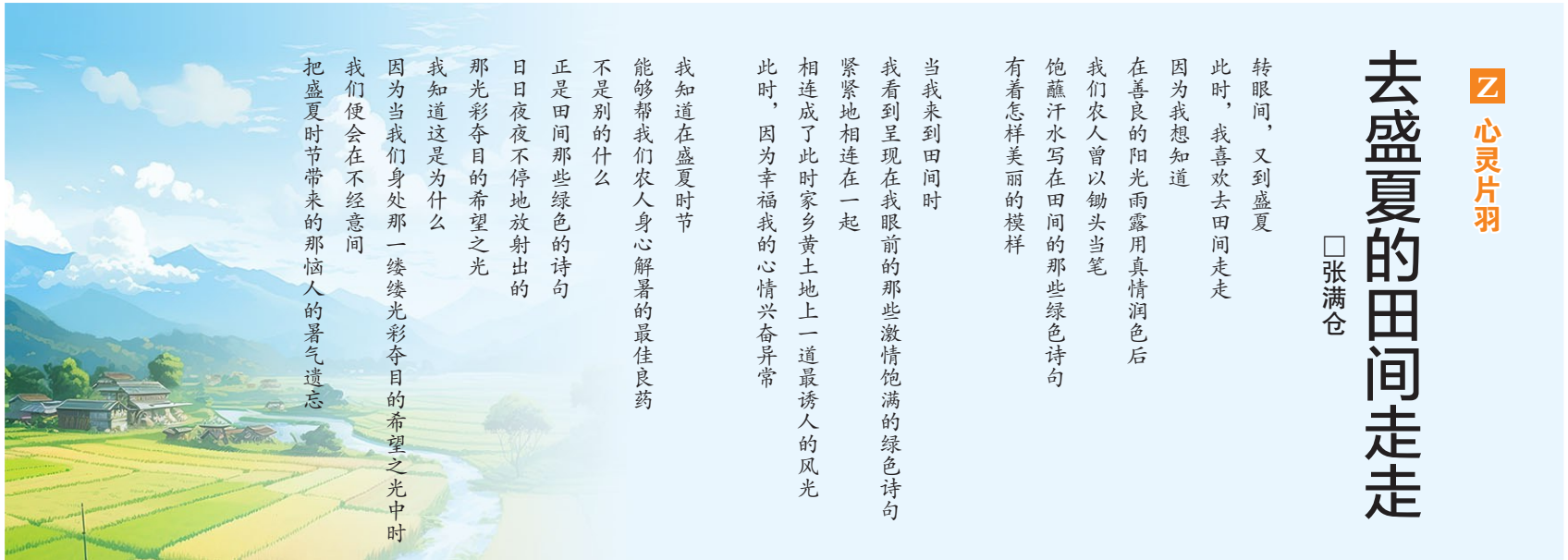
这菱角可入药，在《本草纲目》中亦有记载说，菱角能补脾胃、强股膝、健力益气，还可轻身。所谓轻身，便是眼下流行的“减肥”，想必会受到众多女士的青睐。

刚出水的菱角，汰洗干净，漾出浮在水面的嫩菱，之后便可下锅煮，煮好即食。真正是个“出水鲜”。

嫩菱角，不煮，剥出米子来，生吃，脆甜，透鲜，叫人口舌生津。对于乡间的孩子，倒是上好的零食。

若是做菜，则首推—道“鲜菱米烧小公鸡”。从厨艺角度，几乎不值—说。但从食材来说，充分证明菜品食材选择之重要。这道菜，取刚出水的菱角，剥成米子，再取刚打鸣的公鸡仔，白灼而成。

这样—来，这菜品便是占全了鲜、嫩、活三字，怎么不叫人垂涎呢？



心灵片羽

去盛夏的田间走走

□张满仓

转眼间，又到盛夏此时，我喜欢去田间走走因为我想知道在善良的阳光雨露用真情润色后我们农人曾以锄头当笔饱蘸汗水写在田间的那些绿色诗句有着怎样美丽的模样

当我来到田间时我看到呈现在眼前的那些激情饱满的绿色诗句紧紧地相连在—起相连成了此时家乡黄土地上—道最诱人的风光此时，因为幸福我的心情兴奋异常



翠野山居 周文静 摄